

阿尔巴尼亞

短篇小說集

恰奇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恰 奇 等 著

阿尔巴尼亞短篇小說集

屠 珍 梅紹武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Aleks Çaçi, etc.
Nouvelle Littérature Albanaise

根據 Naim Frashëri, Tirana, 1952 年法文版轉譯

阿尔巴尼亞短篇小說集

恰 奇 等 著
屠 珍 梅紹武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廣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6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3,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26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根据阿尔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出版的法文版阿尔巴尼亞新文学翻譯的。共收短篇小說六篇，詩六首，都是阿尔巴尼亞現代青年作家的作品。內容大都是反映人民在解放前如何受地主的压迫，如何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以及如何果敢地發動斗争來揭發地主的丑惡面目。附詩六篇都是歌頌革命英雄事迹的詩篇。

他們拆掉了我們的屋頂一篇是根据英文翻譯的

目 次

薩爾·賽尼的長子·····	季米特里·舒特里基	(1)
英勇勳章·····	齊赫尼·薩科	(11)
新嫁娘·····	法特米尔·吉亞泰	(21)
幸福蘋果·····	斯德利奧·斯巴修	(32)
馬薩爾老爺的头髮旋兒·····	耶考夫·左查	(37)
他們拆掉了我們的屋頂·····	阿列克斯·恰奇	(45)

附 錄 詩

客人·····	拉扎尔·席里奇	(65)
獻給三位英雄·····	科爾·雅科瓦	(76)
哨兵·····	馬爾克·恩道雅	(79)
悼季米特洛夫·····	齊撒·西庫里	(86)
米迪西亞·····	德拉哥·西里基	(93)
党的声音·····	維赫皮·斯坎德利	(95)
作者簡介·····		(96)

薩爾·賽尼的長子

季米特里·舒特里基

太陽剛剛升起。

威得阿斯村的教師拉吉甫·哈薩，走出了學校，跨上他那頭拴在門口的馬兒，用鞭子抽了它几下。

“老師，一路平安！”

“拉吉甫先生，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

這些都是他的學生，他們在假期的頭一天，一大早就跑來歡送老師。

拉吉甫·哈薩來到這裡已經整整兩年了。威得阿斯是個很小的村子：不到四十戶人家。它的毗鄰另有兩個小村莊，威得阿斯居中。戰後的頭一年，這裡就開辦了一所學校。

從前，這些村莊就從來不曾有過學校。威得阿斯和它的兩個鄰村的老百姓，常常抱怨干嗎沒早點開所學校。可是人家允許他們開嗎？過去又有誰關心為普通人開辦學校呢？

戰爭爆發了，事情也都變了樣兒。仗還沒打完，威得阿斯的老百姓就已經打好了他們學校的屋基。從那時候起，游擊隊便派來了一位教師，他每天把孩子們聚集在清真寺前面，給他們上課。如今，一所新學校已經蓋好了一年，該輪到另外一位新教師來上課了，那就是拉吉甫·哈薩，他的老家是在扎拉

尼卡區摩拉几雪村。

拉吉甫·哈薩年紀不算輕。但是，作為一個老師，他却有良好的聲譽。他也沒上過多久的學：當年土耳其占領阿尔巴桑①時，他在一所師範學校裡不過只念了一年書。然而拉吉甫頗有教學經驗，孩子們跟他學得挺好。此外，他為人誠實可親。由於他年紀較長些，大伙兒就管他叫“安芳迪”②，摩拉几雪的“安芳迪”。

拉吉甫·哈薩，這一年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村里的人，也喜欢听“安芳迪”那些考慮周詳的言論，開始對他有了感情。孩子們非常愛他。

“‘安芳迪’，一路平安！”

“拉吉甫先生，一路平安！”

“別把我們給忘了！”

不僅是學生，還有許多農民，都出來送這位老師，祝他一路平安。

頭一天的晚上，威得阿斯的居民還為他們的教師舉辦了一次宴會。他們唱歌跳舞，直到深夜；然後，互相擁抱，戀戀不舍地離開。教師，跟往常一樣，回到學校，那里他有一間村里人給他收拾得很象樣的屋子。

可是今天早上，還有这么多人來再送他一次。

“小心點，別讓他們把你從我們這兒調走，不然我們就要

① 土耳其人自十四世紀末侵入阿尔巴尼亞，直到一九一二年才被阿尔巴尼亞人民逐出。

② 安芳迪：土耳其占領期間，一種行政長官的稱號——原注。

提出抗議的！”老百姓對他說，“我們也不允許摩拉几雪村把你留住。”

* * *

拉吉甫·哈薩來到了塞列尼查河道旁。太陽已經很高，天開始熱了起來。

他想到他的妻子：上半月，他曾請過兩天假回摩拉几雪村，後來在分手時，她在害着小病。

他正走近恩德羅的磨房，聽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覺得好象是個小孩的喊聲。

果然是個小孩。他快步朝他走來，胳膊上搭着一件小大衣。

“您好，‘安芳迪’，”小孩喘吁吁地說。

“你好，小朋友，你這樣兒打算上哪兒去？”

“去摩拉几雪，‘安芳迪’。”

“這下我路上可有個伴兒了，”拉吉甫一面笑着，一面自言自語說。“你爹叫什麼名字，孩子？”

“我是薩爾·賽尼的大兒子。”

從他身量來看，薩爾·賽尼的長子最多不過十歲到十一歲上下。他穿着一件釘了幾塊補釘的襯衣。褲子破爛得快成一片片的了。膝蓋和脛骨都露在外面。腳上沒穿鞋，頭上沒戴帽子。

“你這樣打算上哪兒，孩子？”拉吉甫問他。

“怎麼？您不知道嗎，‘安芳迪’？”小孩含羞地問。

“是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拉吉甫對他說，看出對方心里不很高興。“咱倆的家正好在村子的兩頭，一頭一個，”他說，

“你可以相信我，我已經有一年沒看到你爹了。所以……”

“您說得對。”小孩打斷了他的話，“我也有好多日子沒見着您了。可是我還認得您。”

“孩子們往大長，變得那樣快，認出他們來實在很困難。”
拉吉甫說，“你打哪兒來？”

“我在科拉庫拉克村當了不少日子的雇工了。我放牛。六個月的約期：每月掙三個‘拿破侖’^①。一直到聖·迪米特里節那天為止。聖·迪米特里節是哪天，‘安芳迪’？”

“你厭倦得太快了，我的孩子。那還得等上四個月呢。”

說到这里，他們已經到了尔里拉水泉旁邊。

拉吉甫跨下馬兒，洗了洗臉。他們在一棵楓樹的樹蔭下休息會兒。小孩掏出他的烟盒，卷了根烟。

“‘安芳迪’，您也卷一根，”他把烟盒遞給他，“這是科拉庫拉克的烟葉，是一種上等品質的烟葉。可是紙，我只有這種包肥皂的紙。”

“我這兒有好的。”教師說。

這孩子是個烟鬼。他大口吸着烟，讓烟打鼻孔里噴出來，每隔一會兒，還啐口唾沫。

拉吉甫卷着他的烟，用一種嚴峻的眼光瞧着對方。

孩子明白了。他低下頭，停了片刻沒吸烟，玩弄着手指頭夾着的烟卷，最後若有所思地說：

“人家說烟對人有害，‘安芳迪’！”

“它對小孩的害處更大。”

① 拿破侖：一種錢幣，上有拿破侖象。

“我还买了个烟盒，‘安芳迪’！”

“你作的不对，我的孩子。一点也不对。”

孩子不再吸烟，望着远方扎拉尼克河的对岸，那里的玉蜀黍干枯了。今年这地方的玉蜀黍收成不好。

他想到了科拉庫拉克。“那里的地多么好哇！”他自言自语地说。

“您知道科拉庫拉克那兒的地嗎，‘安芳迪’？我敢向您發誓：那里的烟叶跟張席子一般大；要是您見到那兒的玉蜀黍啊！那簡直是奇迹！我敢向您保證，用鐮刀都割不動它們，而得用大斧子……今年那兒沒下雨。那種地要雨有什麼用？它又肥又松，跟白面包心一樣。玉蜀黍的杆兒足足有三奧納①高，天哪！”

這小家伙沒完沒了地稱贊那塊地。他摩挲着他那晒黑的瘦胸脯。那雙烏黑的眼睛開始炯炯發光。

拉吉甫時不時答他一句話：

“當然嘍！可不是嗎！”他很高興聽到孩子這樣吐露出自己對土地的熱愛。

“您知道嗎，‘安芳迪’？我在咱們的清真寺里，聽過兩三次摩拉几雪的游擊隊員們的講話。現在，又有另一批小伙子來到了科拉庫拉克，他們跟你談話，把那些道理塞到你腦子裡去。整個村子的老百姓，都豎起耳朵聽，驚奇得不得了。年紀大的人比小伙子還要驚奇。您知道他們這星期跟我們講什麼嗎？土地快分給勞動人民啦！人民要執行……管那個叫什麼

① 奧納：古尺名（一·一八八公尺）。

來的？……您知道那個，‘安芳迪’，告訴我那叫什麼來着？”

“土地改革。”^①

“對，就是這個，土改，您信嗎？”

“他們從來不說謊，”教師肯定地說，“只要他們答應辦一件事，他們就一定會實現它的。今年他們就要把土地分給農民啦。游擊隊員們的鬥爭也正是為了這個。”

“那您相信沒有地的人就會得到地了嗎？真的嗎？”

“當然嘍！”

“我早就知道了這事，”孩子使勁拍着大腿說，“有一天，在巴恰迪樹底下，城里那些小伙子告訴我們這件事時，我立刻就相信了。我還聽說他們會作一些別的跟這相似的事。要不是他們親口說出來，我可就不相信了。現在您也對我這樣說。這准沒錯兒。”

“鄉下的一切都會得救的，”拉吉甫肯定地說，“我聽說，在那個時候，他們在田野里已經大大地慶祝過了。”

“他們完全對，”孩子挺干脆地打斷了他的話，“在別人家地里干活，什麼也得不到……那公平嗎？”

“當然，那是不公平的。”

“您還要卷根煙嗎，‘安芳迪’？我不再抽煙了，煙老使得我嗆咳，”孩子說，臉變紅了，瞧着拉吉甫。

“謝謝你，我的孩子。這就好了，戒掉它吧！如果你肯听

^① 阿尔巴尼亚人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进行了土地改革，使七万多户无地和少地的农户获得了从地主与富农手中没收而来的十七万二千多顷土地。

我的話，那就別再抽烟。”

拉吉甫卷了另一根烟。他們又在泉水旁休息一會兒，教師跨上他的馬；在愈來愈炙人的烈日下，他們一同向前趨路。

“您知道我想跟您說什麼嗎？”孩子又若有所思地開腔道，“我看中了一小塊地，‘安芳迪’，在科拉庫拉克……”

“你累了吧，孩子，”拉吉甫向他說，“你要不要騎在馬屁股上？”

“不，‘安芳迪’，馬会很吃力的。那樣不好。”

拉吉甫讓他的牲口站住。

“爬上來，我的孩子，上來吧。”

孩子就跨在馬屁股上。馬兒迟疑了一下，但不管怎樣，還是得向前走。

他們來到了貝拉尼西的山腰中。

“這塊地多好哇！‘安芳迪’！簡直叫人不能相信！差不多有五貝士^①，而且挺肥沃，多象白面包心呀！正中間有塊草地。不管好年頭歹年頭，你得的麥子決不會少過二十袋！那些樹籬是無花果樹、葡萄架、胡桃樹。靠那頭還有一排白楊樹……充足的水……草地的一角還有幾間草屋，有着大自然所有的財富：石榴樹啦，木瓜樹啦，枇杷樹啦，橄欖樹啦。您瞧，就在那兒，緊挨着橄欖樹林那邊！真是個天堂，‘安芳迪’！”

“那是誰的地？”這一個問道。

“要是他們把它給了我！”小孩低聲說，“要是他們把它給了我，那可甭提多美啦！”

① 貝士：長度名，等於五碼半。

“干嗎他們不把它給你呢？”

“您想他們將來會給我嗎，‘安芳迪’？”孩子悄聲問。“這塊肥地呵！”

“他們一定會給你的，沒錯兒。只要你申請。”

“申請？”

“為什麼不申請呢？”

“該向誰去申請呢？”

“向區委會，向政府。現在的政府是咱們的了。”

“可是，怎麼開口呢，‘安芳迪’？怎麼說呢？……您能不能陪我一塊兒去？我求您，‘安芳迪’，咱們去把我老爹接來，一塊兒去。咱們三個人，‘安芳迪’，三個人！”

“好吧！”拉吉甫答應道，回過頭來向孩子微笑着。

孩子撲上來，攙着他的脖子，兩人差點兒從馬背上跌下來。

“留神，咱們要跌下去了，小鬼！”

兩人格格笑了起來。

“您說他們會給我嗎？”小家伙問。

“他們干嗎不給你呀？如果他們不把它給薩爾·賽尼，該給誰呢？”

“啊，這正是我心里所想的！”孩子說，一面用身子貼緊“安芳迪”，一面想着科拉庫拉克那塊好地。

“那塊地是誰的？”拉吉甫又問了一次。

“是住在城里的德米爾地主的。”

“是那個畜牲的嗎？”拉吉甫憤恨地說。

那個地主，曾經殘酷地剝削過教師的爹；他出利錢向地主

借十塊“拿破侖”，等還時就要一百塊。

“橄欖園也是他的，”孩子說。

“橄欖園也得分，這日子也會來到的，絕沒問題。”

“我不要橄欖樹，”小家伙說，“我只要那小塊地。我已經算計好了：我不誇口；這些地足夠分給現時住在这里的所有的農民了。他們各自要一塊地，等他們要完了，再輪到我。”

當他們走到山頂上，走近了最前面的幾所房子時，拉吉甫和薩爾·賽尼的長子已經一点点地籌划好了他們的行動計劃：他們和薩爾·賽尼一起去愛爾巴桑，去區委會要地。拉吉甫在那里認識兩位委員，他們在戰爭時期是游擊隊員，他曾經在家里招待過他們。薩爾·賽尼的長子，毫無疑問會得到德米爾地主的地。

小孩開始唱起歌來：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我要去參加游擊隊。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

拉吉甫用低音伴唱着。

弗納里村的房子出現在眼前了。小孩從馬背上跳了下來。

“快到您那里了，咱們得分手啦，‘安芳迪’。祝您一路平安！”

“謝謝，我的孩子。代我問薩爾·賽尼好。主保佑你！我的孩子，你的身子跟大人一模一樣，希望明年你能分到地！”

“多謝您，‘安芳迪’，太感謝您了。”

就這樣，他們分手了。

孩子向左边的山谷走去，接着唱他剛才被打断的那首歌。

拉吉甫順着大路走去，心里輕松愉快。

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把馬兒勒住。

“喂，小孩！”

“什么事，‘安芳迪’！”

“你叫什么名字？我還沒問过你呢，”

“葛里欧，人家都管我叫葛里欧。”

“可是你还忘了跟我說件事呢，葛里欧。等你分到了那塊地，你要干些什么呢？”

小孩笑了起來。

“您現在使我落入圈套了，‘安芳迪’！”他笑着答道，“我准保不再吸烟啦！我也要上学，‘安芳迪’。到威得阿斯您那兒去。咱們將是鄰居了。您收我嗎？”

“你將來会学到我所知道的全部东西，我的孩子。好好保重。去吧，一路平安！”拉吉甫說，泪水浸湿了他的眼睛。

“一路平安，‘安芳迪’。別忘了您的諾言呵！”

* * *

这一天，拉吉甫·哈薩正談到他跟薩尔·賽尼長子这段旅程时，他的叔叔对他說：

“那孩子实在令人驚奇，他那样机灵，就跟个大人一样。可是，你說怎么着，他有个脾气擰極了的爹。当他听說政府要把一些住在山里的人移到平原上去过幸福的日子时，他怒冲冲地來到村委会，对我们說，就是把他幸了，他也不离开他的老窠。”

“政府是不强迫迁移任何不願意搬家的人的，”拉吉甫說，“薩尔·賽尼嘛，那得靠他兒子來說服他啦。”

英 勇 勳 章

齊赫尼·薩科

人們在村子附近抗敵的時候，泰洛老爹是頭一位加入那個地區的游擊隊的。早在他年輕時，老鄉們就認為他是個勇敢的小伙子。他的確很有名。有一次他打死了一條狼。他又追過賊，並且和他們足足搏鬥了半小時，人們為這事還給他編過一首歌呢。從那時候起，人們就讓他作村里的村幹事。當年他爹撇下他，移居到遠方去的時候，他還很年輕，但他跟他全家人都沒有因此而得到什麼好處；每逢談到移民時，泰洛老爹就會說：

“去他媽的，它把我們所有的孩子都吞噬掉了，簡直教我們傷透了心。”

不過泰洛老爹最痛恨的要算那些收什一稅^①的人員了。對那些人，他一點也不能容忍；也就因為這個緣故，按照道克薩的憲兵隊長多次的毀謗，人們便逐漸把泰洛老爹的名聲遺忘了。有一天，紀諾卡斯特的愛米里家族中一名收什一稅的人員淹死在維涅塞河的時候，泰洛老爹便喊道：

“他贖了他的罪惡，但可惜的是他的生命結束在別人的手

① 什一稅：一種封建稅收，農民向教會或封建地主繳納農作物等年額的十分之一。

中了，因为对我來說，他是那样的令人憎惡……”

后来一个冬天，泰洛老爹在尼維卡救了两个人的性命，他又变成村里常被談到的人物了；尽管人們对泰洛老爹的看法时常不同，大家还是一致选他作村干事。

战争爆發时，泰洛老爹年紀已經很大，而且尽管他还患着气管炎，但当人們开始抗敌时，他是头一个参加游击隊的。他說：

“可輪到我們这样的人也参加啦！”

他在战争中立了不少功绩；他的鄉親們也时常談起这些事。

晚上，大家在顯吉尔的兩棵大榛樹的樹蔭下聚会，泰洛老爹老是拿英勇的事迹作为話題談起來。他翻來复去地講个沒完，最后必定要描述一番克賽罗拉克战役來結束他的話：当年有一群德寇和巴里匪徒曾經从顯戴奧多里河竄到克賽罗拉克來，第六兵团第二步兵隊就跟他們在爱林得和格西蒂之間作过战。

“我也参加过别的战役，但是全都跟这次不一样。”說完之后他用右手撫摩一下佩在左胸上的紀念章。跟着他又講到德寇是怎样來的，怎样陷進了克賽罗拉克再也出不去了！

“他們差点兒把我們給消滅掉……我向我的同志們說：‘去，到劳巴达左近去。’他們沒有理采我。‘嗨……上这兒來，照我所說的作……因为我对这些事是熟透了的。’可是什么也沒作……他們的頭腦跟牆壁一样固執……我心里想，該倒楣啦……不过，最后我攻击了那些德寇和巴里匪徒，打得那样凶，全村都被烟包住了……我緊緊追赶他們，并且打死了四